雪山集 附詞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雪山集

附詞

(一)

王質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雪山集原序

紹興中阮遊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鄒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閒斷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曆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舉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睿明卽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訃至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勒以遺藁見屬乃爲搜羅删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耐后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議與不議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

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上諭據四庫全書館總裁將所輯永樂大典散篇進呈朕詳加披閱內宋劉跂學易集十二卷擬請刊刻其中有青詞一體乃道流祈禱之章非斯文正軌前因題胡宿集見其有道院青詞教坊致語之類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舊今劉跂所作則因己身服藥交年瑣事用青詞致告尤爲不經雖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蓋青詞跡涉異端不特周程張朱諸儒所不肯爲即韓柳歐蘇諸大家亦正集所未見若韓愈之送窮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擬託神靈游戲翰墨不過借以喻言並非實有其事偶一爲之固屬無害又如時文爲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只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況青詞之尤乖典則者乎再所進書內有擬請抄錄之王質雪山集內如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書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詞一種並當一律從删所有此二書著交該總裁等重加釐定分別刪存用昭評騭之允至現在纂輯四庫全書部帙計盈數萬所採詩文別集既多自不能必其通體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棄瑕錄瑜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于是非大義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可錄存亦不必因此以廢彼惟當于提要內闡明其故使去取之義昭然諸凡相類者均可照此辦理該總裁等務須詳愼決擇使羣言悉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雪山集目錄

卷一
奏議三首
卷二
奏議三首
卷三
奏議四首
卷四
表十首　論四首
卷五
序七首　題跋六首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十三首
卷八
書八首
卷九
啓十四首
卷十
銘四首　贊十三首
傳四首
卷十一
雜著九首
卷十二
賦二首　雅二首
五言古詩十一首　七言古詩三十五首
卷十三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五
五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七十八首
卷十六
詩餘七十五首

臣等謹案雪山集宋王質撰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集中每自稱東平或稱汶陽不忘本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先後辟置幕府旋入爲太學正孝宗時以上疏論事爲忌者所中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與偕行後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赴奉祠山居而卒質篤志經學所撰詩總聞已別著錄其文章氣節見重于世亦深爲宋史本傳所推惟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攷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

等懼其彈劾反造蜚語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此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論和戰守疏中排擊二人皆無所假借此豈放利偸合者所能爲歟其集久佚不傳僅散見永樂大典中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又質自序西征叢紀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于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有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無可辨別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又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攷則俱云四十卷攷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爲蒐羅删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曰雪山迨阮編次全集篇帙雖增而標目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至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訛山爲齋耳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先後有歲月可稽者各加攷證附于題下雖殘缺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亦足以見其梗概矣史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尚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頗當事理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至集中青詞一體本非文章之正軌今欽遵諭旨概予芟除又如會慶節功德疏福勝化緣疏眞如修御書閣疏天申節開啓疏滿散疏水陸修齋懺經疏及修造榜文諸篇皆語涉異教

亦併爲刊刱。以示別裁。仍恭錄聖訓。冠諸卷首。用以見表章散佚。防遏奇衺之至意焉。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黃軒

雪山集卷一

奏議

論和戰守疏〔案〕此疏是孝宗隆興二年實爲太學正所上。宋史本傳載之字句間有不同。今附注本文下。

陛下卽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爲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案〕宋史作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意一沮〔案〕意宋史作志。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旣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案〕此上三所以爲宋史皆作有。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案〕此上十二字宋史作何至分而不使相合八字。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有盟平涼之

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臣今爲陛下謀〔案〕臣今宋史作使臣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定哉〔案〕定宋史作治

上皇帝書〔案〕此疏當是孝宗乾道初所上

臣觀陛下卽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犂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衆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閘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淸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既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淸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陽退保眞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淸流之勝吾眞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

多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雖得眞、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遏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閘口通。則騎兵徑驅瓜、眞、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眞、揚之閘。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敝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戟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荊、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荊、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順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德順。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虛荊、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樁以礙舟。其形狀可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順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迹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西之師。劒于楊林。去歲又狼狽於宿州。惟荊、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

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荊襄有掎角之分二帥鼓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荊襄蓋亦慮有腹心之擣甚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荊襄之意今吾荊襄之衆不下萬人用吾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厚幣遺使睡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禍蓋自張浚無成廟罷朝廷皆以言兵爲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之以無有而坦然交之以不疑夫是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於膚死中求活法當尋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下若以臣言爲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隨幸甚幸甚

上皇帝書〔案〕疏中辛巳至甲申及十年纔云云當是乾道七八年所上

臣觀今日事勢訓兵理財先爲富強以待天下有變敵國有釁則乘機從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復之定規也天下未有變吾能激之使變生敵國未有釁吾能撓之使釁作使就吾之機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規恢之奇謀也弋者取禽獵者取獸方其栖深林伏豐草偶然自墮網羅而後取之非弋獵之妙也動之使飛

而觸吾之羅擾之使逸而觸吾之網網羅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獵之妙也自岐亮殞亡葛褒自立（案）金史本紀不著滕帝亮初封岐王亦不著世宗雍初名褒而宋史于紹興十九年書金岐王亮弒其主亶自立三十一年書金人立其東京留守萬王褒爲皇帝與此所稱合蓋據當時傳告之文非本國習稱故金史略之其守國蓋亦得策然豈可以其得策而遂絕念忘懷以爲終不可圖也要當使其不得已而必捨得策就失策彼雖明知而無可奈何必當出此臣所謂使彼就吾之機者英雄圖天下之妙訣也與陛下言恢復者衆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勢劫之未至汴而軍已離未渡淮而釁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亂數年而後定此覆車之鑒也葛褒鑒岐亮之敗其勢不得不歸于和方陛下堅持不和之論爲葛褒者亦罔知攸濟其初欲棄河南咯我以爲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軍勢甚危我不能襲而止陳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進而退隴右之失關中欲傾我不能取而歸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與我苦勸葛褒勿棄河南已而削臣禮損歲幣欲就我以爲和而陛下難于棄要害之地固執如初已而大臣異議並邊撤兵則乘間進師遂脅我以爲和而陛下權宜從之葛褒謀和之序有三勢未安則欲咯我以爲和勢稍立則就我以爲和勢既振則脅我以爲和于是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堅謀和之艱也葛褒之被衮服冕其初未敢僥倖久長也至是東南既和中原漸定而其國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漸致康強者和之效也成之既艱保之必力苟失和則必用兵用兵則中原之人又復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將襲後此葛褒之所甚懼也夫中原之與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際宇宙

橫潰生靈駭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藏而平吞之然而立僞齊而復廢還河南而復取徘徊展轉欲奄中原而未決欲棄中原而又惜之既見東南之僅欲自全而不能爲害也中原久困蹂踐無所歸依其勢已折而不支于是決混一之計大徙五國之衆雜居中原不從令者藏盡城邑誅及種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無所望于東南力盡勢窮而始定此彼之善觀天下情勢而疾徐操縱不失其節以是能成其強然號爲相屬而實未嘗相安天意留此與我若將以待恢復者也岐亮好勝自任以爲中原之人食我水土爲我臣僕者數十年無有不從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眞心特以風恬浪靜難以施其鯨作鯨吞也風濤忽起足以鼓躍而簸掉則平時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還師未嘗爲我所得而多爲中原百姓所殲關中隴右山東河南州縣之稍復未嘗爲我所下而皆爲中原百姓所獻岐亮一動而中原之釁作爲吾之利也如此爲彼之害者如此葛褒因岐亮之變覺中原之心故其謀欲靜以安之中原安則其國安其國安則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離燕地永不敢興南師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舉此事也我又爲之則我身烏知其不爲亮他人烏知其不效我也葛褒明見此理堅守此說故十年而中原無變葛褒之說終不移則中原之變終不作中原之變終不作則金人之勢終不傾不知我將坐待以至何時也近者誰爲葛褒之謀寬誘中原之衆吾淮南遷徙之民稍復還歸或者以是爲憂而臣益以窺見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謀也蓋彼務爲銷變而吾當激之使變生彼務爲省釁而吾當撓之使釁作陛下既了然見天下之勢則當斷然隨勢而施謀儻移乘輿進幸建康則中原必讙傳親征彼

不得不簽刷調發以爲之備則木末之風漸起江心之浪隨生中原之情固已洶洶而不靖岌岌而不寧將漸逼前日正隆之態岐亮以斷然不移之決持燄然不可嚮之威方其簽發固已不肯盡從觀葛褒之庸豈可以比岐亮之果銳人不肯盡從亮則不肯盡從褒也必矣不肯盡從則其間必有強黠好爭踴躍思動者出而爲抗此天下有變之端也間遣一使者復請園陵其勢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益急備我益急則中原益騷又間遣一使者求減歲幣其勢亦決不肯從不從則備我愈盛備我愈盛則中原愈擾或者以爲驚鳥將擊而匿形苟欲圖人不當警使爲備此未可與權也吾之警使爲備者乃欲激之使變生而撓之使釁作彼不如此則無以動中原中原動則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復之資如此一兩年之間可以漸致中原之闕坐成敵國之亂而吾厲兵秣馬揚欲進之聲而未動飛符走檄作欲往之勢而未行中原一擾則不能遽止寖久而寖多寖廣而寖熾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東南也中原室內之患東南門外之憂彼將孰先則吾雖產其禍而未即受其敵其初陰攬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敗之未決去住之未定分道整軍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爲吾爪牙據中原之沃壤以爲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衆歸其故部還爲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衆歸其故部還爲渤海諸戎之在中原者各隨其主而返其故部則女眞亦不能獨立于中原今人徒見其外廡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眞之衆曾不當奚、契丹、渤海、靺鞨等諸國十之一五國之衆又不當河南、山東、河朔、關隴等諸道百之一搤女眞于五國之間固已甚微搤五國于中原之內蓋益甚眇今吾與中原相合而爲一則五國不得不散而去

女眞不得不迸而歸。苟其不然。則亦自相魚肉。決不能相守不貳。以與我並爭于中原也。五姓之亂。劉氏爲匈奴。而羯滅之。石氏爲羯。而冉閔滅之。鮮卑又滅之。慕容氏爲鮮卑。而氐滅之。復興而晉又滅之。苻氏爲氐。而羌滅之。復興而羌又滅之。姚氏爲羌。而晉滅之。金人殘滅諸戎。蹂躪中原。假合而爲一家。凡今相處者。非其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反兵之讎也。故不獨中原與金人不相安而諸戎亦與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崩瓦解之勢。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謀之。亦可謂偸安苟活之計矣。使偸而可安。苟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猶云可也。太祖太宗相與議汴洛之都。太宗以遷爲難。則決策居汴。太祖歎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東南已以病告。蓋重兵宿于京師。而供給仰于東南。京師之備愈滋。則東南之力愈負重。今以東南爲國。西自與梁。東至吳越。羅兵爲守。已過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獨養兵而所以爲國之具。其取諸東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時。今將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歲脽一歲。蘇綽之在魏也。以國用不足。重爲征稅之法。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東南立國之初。一時張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趙開爲鹽酒之法。以贍蜀師。將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復。蜀將大困。而我爲禍首也。此與蘇綽之意無異。今張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東南本非久立國之地。民力盡則國從之。漢自靈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孫氏。晉自愍帝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猶爲司馬氏。已而爲劉氏。爲兩蕭氏。爲陳氏。唐自昭宗以後。而南北分。在南爲楊氏。已而爲李氏。其間擁虛器徒有名號者居多。亦可謂國非其國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紓東南迫切之勢。以

圖宗社堅長之策。西晉凡五十二年。武帝巖安者二十餘年。而惠帝懷愍極亂者三十餘年。至元帝中興而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晉人恢復爲難。然桓溫至灞上。劉裕入長安。中原猶有戀戀之情。所謂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時關中相繼爲苻、姚、割據。將八十年。與劉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蓋慮北有拓跋。西有赫連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澤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離雖漸久。而其情未泯也。爲我毀族爲我殺身者。不可勝數。而終不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無所泄其憤闊然相疏于我。而無所効其情哉。紹興、隆興、屢欲恢復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而情愈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疾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宜和取燕山。契丹曰。南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之情。今日但當死鬬。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恝然也。他時中原固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政不惟氣象難圖。且恐當有草萊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豪傑睥睨而不敢輕發。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赤眉、王郎。亦必託漢爲名。託漢爲名。則借漢爲重。是其權已在漢。則終當歸漢。何者。僞不敵眞也。今陛下握金人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命。而或者謂恢復爲難。陛下過聽而未決。則是未嘗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

宋文帝謂佛貍曰河南舊是我地今當修復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無情于司馬氏而安得有情于劉氏也故檀道濟王玄謨之力易窮佛貍之勢難遏蓋專取力于東南而無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舉而再屈非今日事勢之比也今日事勢大略與東漢相同西漢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奪于王氏十五年光陰未遠風聲相聞故人情思漢爲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勢爲便陛下興于東南其勢爲不甚便然光武極其力堅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憚者必有一鄉之語孤注之言以動搖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謀也光武至不樂兵嘗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關東初旱不堪兵間之積苦且欲置隗囂公孫述二子于度外然終不能自已者慮後患之難圖也況陛下守東南難久立之地對女眞不並存之敵未易可以安枕高臥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孫子陽待之也夫天下之勢至此不變則不解氣候煩蒸非疾雷迅雨則鬱滯之氣不散清明之氣不回當是之時惟英主能與世爲雷雨陛下眞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時將老陛下之齒髮迤邐遺患將殃陛下之子孫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財之未裕陛下試令臣熟數于前然後知兵非難精財非難裕臣雖無似自度與陛下辦此而不難陛下誠能變風俗銷朋黨使淫辭詖行者舉不得作則出而與陛下同心圖事協力濟功者將患其多不患其少臣雖不才誠自信與陛下辦此而不難臣非敢自謂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資一借箸可以轉移天下之安危一躡足可以鈐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謂與陛下畫策與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無難特陛下之爲英主也惟陛下圖之

雪山集卷二

奏議

論廟謀疏

一曰浮言勿搖臣嘗論之。夫人之爲國。利之不能不喜。害之不能不懼。惟其當利害之際。喜而不示其喜之之形。懼而不露其懼之之迹。故其虛實不可得而窺。而淺深不可得而測。何者。慮之素定。故不搖。養之素厚。故不驚。彼其輕喜而躁懼者。皆慮之不定。養之不厚。故倉卒迫懼之中。利得以怵而動。害得以脅而遷。嗟夫。天下之變。生于有間。而可入。善爲國者。深藏其喜懼之端。補綻縫隙。以自祕其肺腑。使人探之而莫能抵其淵。叩之而莫能揣其鑰。窮搜曲覽。而莫能得其要領。當是之時。雖有強鄰悍敵。亦且逡巡退縮。而不敢措意于我。臣觀自古謀人之國。既先誘之以利。又喝之以害。所以尋其間也。或者不能閉其尋之之路。而開其入之之門。喜懼之情。洋溢于內。表著于外。故墮其計而不知。此何異搏人而授之以手足。盜在門而自啓其鍵也。其亦可謂大惑矣。蓋昔者秦人欲以十五城而易趙璧。趙人雖吝于予璧。而喜于得城。璧既入而城不割。則倉皇攜璧以歸。夫秦人以虎狼之心。欲盡吞諸侯而宰天下。其志豈在璧也。而藉以試趙。趙人信之。則秦人固已得其肺腑矣。是以暴驁陵劫。至于加兵而不忌。蓋知其無能爲也。楚子伐宋不服。令其師曰。築室反耕。楚烏能築室反耕也哉。何者。越千里以伐人。而強晉蠢蠢然又有欲動之勢。

形孤而心搖。必不能久矣。而華元不得其情。震悼惕慄。奔走求盟。若不可以終日。此其勢不得不折而歸楚。是二國者。其初未嘗有致弱之形。而不能自窒其間。近者傳北朝欲歸河南之地。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至于動色相慶。已而聞北朝欲遷汴京之都。臣聞之士大夫。以爲朝廷錯愕而莫知所爲。夫河南之歸。汴京之遷。此不待智者而得其是非矣。何者。古之棄地有三。或不能有而棄。或無所得而棄。或交相易而棄。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河南之不歸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利誘我。而試其喜不喜也。古之遷都有三。或以兵火殘敝而遷。或以鄰敵窺伺而遷。或以形勢迫隘而遷。此三者。今北朝皆無焉。臣固知汴京之不遷也。然而此言之所以出者。臣恐北朝之謀以害竭我。而試其懼不懼也。此正當今窒間之時。而喜懼之形。烏可輕出哉。臣讀東晉謝安傳。而詳觀之。處利害之際。至于苻堅之寇而不爲懼。謝元之勝而不爲喜。〔案〕謝元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未嘗不齊嗟嘆息。以爲後世君子之莫及。而推原其故。則蓋本于慮之素定。而養之素厚。是以利不能誘。害不能竭。夫天下之事。緣飾之則以文雅。而鎮壓之則以器局。就二者而輕重之。寧不足于文雅而器局之君子、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也。

二曰小利勿動。臣嘗論之曰。靜而觀利害之變。揣其輕重。量其多寡。而擇其害輕利重害寡利多者爲之。雖間有所拂于世俗。然固當有所勿恤。何者。天下之利害。紛綸反覆于冥漠之中。搏之而不可執。其形尋之而不可究。其端。然輕重自有定勢。而多寡自有定量。甚不難知也。今夫以銖兩鈞石而視衡。則銖不若

兩兩不若鈞鈞不若石以龠合升斗斛而覈量則龠不若合合不若升升不若斗斗不若斛善處利害者如衡之于銖兩鈞石量之于龠合升斗斛深明于毫忽之間曲辨于勺撮之際惟夫世之君子心不平而氣不定高則爲名所眩下則爲利所憧是以輕重之定勢多寡之定量舉惶惑顛倒而莫知晁錯之削七國朱异之納侯景楊國忠之服安南昔以爲利一而害百者利一而害百雖童子亦有所避而不爲執天下之柄而不若童子之識亦可謂大拙矣臣嘗歎伏會昌宰相李德裕之善處事以爲非庸材常智所可及烏介可汗飢不能振退渾党項請以部落擊之因天德軍使田牟以爲言德裕曰不可沙陀退渾不可恃也見利則進遇敵則走誰肯爲用耶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敵角必敗黠戛斯來言攻安西北庭武宗欲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河隴爲我郡縣故能緩急調運河隴既入吐蕃雖何所與發何道餽輓縱得無用嗟夫有誅敵之便而不進有得地之勢而不取此庸材常智之所謂失機者也而德裕所以揣輕重者甚明而量多寡者甚精以爲誅敵而生釁則不如勿誅得地而耗財則不如勿得故他人以爲可德裕以爲不可而今之謀利害者不然近者括沙田籍銅器此其爲利亦末矣臣聞之士大夫沙田之數租以石計錢以緡計殆不過十數萬而淮浙西之民咨嗟憤恨有甚不堪者舉天下之銅器而付之爐冶或者以爲風餐土食之餘薪烹火化之後頗不利于鑄錢而生民器用一掃而空之此二者皆以毫髮之利而召天下之怨豈非謀利害者不揣輕重不量多寡之過歟臣聞天下之人誰能皆有以順適其意苟使吾事舉而有功功成而有利則雖朝謗夕誹固有不必問者今之所圖

者百分之勞曾未有一分之獲而天下已紛紜議論而不可禁臣以爲善計利害者不爲也

論舉能疏

一曰寬大臣夫所謂寬大臣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夫使大臣而下比小吏悉縮踧踖常若有所掣其肘而履其足者左顧右盼惟恐他人得以短長是非而議其後坐于廟堂凜然燕之巢幕也當是之時惟夫無能不才慕恩寵保爵位之人然後能靦顏安據乎其上而奇傑大度之士以有爲之才而束之小吏之律則亦褰裳而去有所不顧者故夫天子之于大臣使其施爲措置不盡拘乎繩墨規矩之內間有所幹旋提挈以警天下之情夫既爲天子之大臣則當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于衆人之議而僥倖于久安而不奪夫曲廉細謹非所以爲大臣體也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于蘇循趙涉夫其開胸露臆而無所疑其上者遂爲伊尹周公而下亦不失爲杜黃裳李德裕天下徒見夫王莽楊堅之流盜權而取國以謂凡爲大臣者舉不可以有所爲而不知王莽楊堅之流固不世世有也如是則拱手卷舌而已矣蓋昔者堯舜之咨四岳曰孰能乂水也四岳曰鯀可曰孰能巽朕位也四岳曰舜可夫鯀之方命圮族雖堯舜亦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視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予人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在下匹夫而上居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所當言也蓋古之君臣相與忘機于形迹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今之大臣何其甚謹也平日之論

薦者才氣雄渾足以任重而致遠者何人也議論慷慨足以籌安而慮危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剸繁而解紛者何人也以臣觀之非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則守己畏事而省過失者也夫雕章繪句而取科第君子謂之陋儒守己畏事而省過失君子謂之庸夫非天子大臣所宜論薦也然此二流者雖不足以立事亦不足以累人大臣論薦而出此無乃取其不足以累人而不恤其不足以立事歟懼馬之奔蹶而求其無奔蹶者可矣取偶馬乘之曰吾懼其奔蹶也不亦太過矣乎臣非敢妄詆大臣之論薦也然慮其操心太危臨事太忌而偶馬得至乎其間也欲使大臣操心不危臨事不忌則莫若陛下少寬假之略其小失而責之以大綱使大臣稍稍釋去負背之芒刺從容泮奐措意于法律之外而專搜天下英偉豪傑之才必不敢徒爲論薦以虛文而塞上意臣愚以謂小有所肆者乃大有所畏也

二曰制私情夫所謂制私情者何也臣嘗論之曰古者才則進不才則退舉天下之才而其進退舉不出于此兩者而今進退才與不才俱無預乎其間古者士大夫皆涵養醞釀于學校之中司徒之所謂選士則士之秀者也學之所謂進士則造士之秀者也司馬之所謂辨論官材則又進士之賢者也天下之士萃而奔走于天子之爵祿惟其秀且賢者得之秀者異于人賢者過于人之謂也至于東寄而西棘則皆恬于爲惡而不變者也夫是之謂有才者進不才者退自後世才與不才混幷爲一而所謂進退者惟其有力無力而已有力者不患其不才而無力者雖有才而不濟是故爵祿之公器而集乎權勢之私門此其勢然也蓋制私者不強其勢而反之正而使平其勢而不趨乎偏故祖宗所爲舉薦之格者所以均天

下進退之勢也今之法大略自迪功推而上之必三削而後遷謂之關陞自從政推而上之必五削而後遷謂之改官而其上所當舉薦之人以章計之歲有定數以人計之歲有定員如是而後有力者有所格而不得騁而無力者亦得以馴致而序進臣故曰祖宗所以均天下進退之勢也自今觀之進退之勢初未嘗均非法之有弊也法爲人所勝也非人之能勝法也人爲情所勝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有所迫有所愛則有所牽迫者牽者交勝則天下之公法徇于一人之情有不得不然者今夫某人操某人之書而謁于某人此必有所挾也挾之愈重則應之愈速謂之應副其求者又如執券之取償其應之也如取諸懷而予之也有某章而不敢用有某人而不敢舉曰後將無以應權勢之請也謂之準備寧忍而不發以俟夫急而應也某人禱某人而求薦某人則某人亦禱某人而求薦某人謂之換易內有不酬從而爲辭曰某人債未償也或委某人而治某事則先令之曰某事集則以某章薦或以某人營某物則陰囑之曰某物至則以某章薦謂之酬勞有不如其所欲不特不薦而已又加以罪焉夫是四弊者舉內外流之失也臣嘗謂應副之弊準備之弊是生于畏而有所迫換易之弊酬勞之弊是生于愛而有所牽臣愚欲望陛下明諭當薦舉之人舉某人則列其實曰臣以某事而舉某人也既以名聞則京秩而上付之給舍京秩而下付之都司是其所以然而駁其所以不然既定則付之御史以按其姦此其事雖繁然可以制人畏愛之私情庶幾有所憚而不至于大縱今某之論曰是無益也植藩籬固扃鐍雖未足以禦盜不猶愈于撤藩籬而啓扃鐍以聽其自至者哉是謂之無益不可也

諭馭臣疏

一曰勿窮恩。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于人。而人不能無望于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藏其顧盼顰笑。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于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惟其欲之爲徇。慊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以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後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仗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漢高帝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某敵則錫某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

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搏擊之力。而後能用鷹。有淺丈夫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飽去者鮮矣。尙安能爲我盡力于搏擊哉。明皇之于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爲大將平居無事。爲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掠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爲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靑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籍以爲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爲寧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盡而爵祿先窮也。

二曰勿開隙。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于東而生于西。抑于內而振于外。極力而攻之。力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不可使至于形成。天下之患而至于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爲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

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任邊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爲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于陷國忘身而遠者至于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嘗密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凝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于其心面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于此之時而不爲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派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爲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橫流于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鬻禍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于舉天下闃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卒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于是有功故臣以爲漢之宦官其隙開于鄭衆其形成于孫程、曹騰而極于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勗于是有功故臣以爲唐之宦官其隙開于楊思勗其形成于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爲門人此其漸則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爲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爲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爲無證何者天子之密旨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疾應非此曹而誰爲也嗟夫天下之事有聚必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所甚疏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爲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爲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姦其判也則南司

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爲一則異時不至于判而爲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雪山集卷三

奏議

論固本疏

一曰重淮夫所謂重淮者何臣嘗論之曰有三鎮然後能守河有兩淮然後能守江江之恃兩淮如河之恃三鎮皆所以藩籬其外而扃鐍于內自渡江以來強鄰悍敵相與隔藩牆而分爾汝蓋無歲而不有疆場之警然建康未嘗聆西北金革之聲而長江未嘗染西北戎馬之氣雖荷堅傾天下之鋒而盡銳于一擲卒阻于淝水而止宋文帝與佛貍相抗彼佛貍之師非脆敵矣衝蓬飄忽一旦而臨瓜步遂與建康相望然逡巡退避若不可以終日故臣以爲晉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兩淮有以當其前佛貍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以兩淮有以邀其後國家渡江之初跡未著而心未安是故有兩淮而不能守和親之後誓已定而約已明是故有兩淮而不敢守然不能蔽淮終不可蔽江今沿江之屯有四一軍駐鄂州一軍駐池州一軍駐建康一軍駐鎮江平居無事形聯氣接可以當衝要而塞孔道一旦有急上下數千里聚之則不偏散之則不多故臣以爲蔽江莫先于蔽淮非以爲淮之果可以蔽江也綴之于前而待之于後則守之也固而應之也閒蓋軍旅之中一夫被重鎧一夫被單鎧被重鎧者一鎧洞則一鎧存而被單鎧者一鎧洞則肌膚切矣然而今日之計有蔽江之實而無蔽江之名有蔽江之實則我得利無蔽江之名則彼

不驚。此不可以不熟講也。今兩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無幾。是故有其籍而無其名。所以供官吏衙府庫遞郵傳者。舉不能備數。如是則莫若以給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小州五百人。大州倍之。今之兩淮地曠人稀。而郡縣孤弱。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沒乎其間。發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蓋嘗震動郡縣。力不能制。如是則莫若以禦盜之名而增巡檢之士兵。尉司之弓手。小寨士兵二百人。大寨倍之。小縣之弓手百人。大縣倍之。一路有幾州。一州有幾縣。一縣有幾寨。誠能皆勇銳悍敏之夫。屬之以戈矛弓矢之法。而示之以坐作進退之節。誘之以賞。懲之以罰。不出五年。則精兵可以所在而有。此可謂我得其利。而彼不驚者也。陛下若以臣之言爲然。則密諭兩淮之計。臣可以損其餽軍之數。而留之以爲養士兵之資。則兩淮不爲無用。而緩急可以緩敵。長江不爲無助。而倉卒得以爲備。蓋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處之。庸夫處之。則安坐而待釁。不可使褊夫處之。褊夫處之。則張皇而生變。惟夫緩不爲庸。急不爲褊。然後能收冥冥之功。是臣之策也。

二曰重蜀。夫所謂重蜀者何。臣嘗論之。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之爲可憂。而將帥專制之爲可畏。自古蜀之盜賊。惟公孫述、李雄、譙起于閭閻草野之中。猖狂僭竊。以干正朔。蓋其適逢大亂之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尙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劍閣。縱橫飄忽。聽其所往而莫之限。故此二人者。前無所忌。後無所顧。得以坐成割據之勢。其餘如漢之馬相、趙祗。晉之譙縱。本朝之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唐自天寶以後。蜀歲被南詔之擾。蓋嘗一至成都。而不能居。又嘗再犯而不能入。然卒以奔敗而遠

遁。故臣以爲盜賊竊發。蠻夷侵擾。不爲蜀憂。何者。主客之勢然也。今夫蜀地險阻而離隔。其人柔忍而樸厚。惟其地險阻而離隔。雖有盜賊卒起于其間。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應。故其心搖。蠻夷無故而深入。則斷續先後。不能以相入。故其勢孤。心搖者易散。勢孤者難立。可以爲一時之擾。而不可爲久遠之患。至于柔忍樸厚之人。呼之則來。招之則應。有姦雄桀勇之夫。而專制乎其上。浸淫漸漬。久而必至于爲害。故唐之崔寧、韋皐皆積屢歲之久。遂擁兵擅利。以抗朝廷。梁之王建、後唐之孟知祥亦皆先恢拓其腹心。而長養其羽翼。一旦反旦而從容談笑。坐得數千里之地。小而爲崔、韋。大而爲王、孟。久而制蜀。未有不然者。此臣之所以爲今日之慮也。今之制蜀者。其初始有一時之功。栽培涵養。而遂有不可拔之勢。兄弟之相承。支黨之相聯。吏之奉承其風旨。民之習熟其名字也。蓋已久矣。夫平居無事。彼猶肯以虛名奉我。我得以虛名役彼。彼不幸有搖足之變。則虛名有不可施。而實禍將生。蓋臣以爲杜鴻漸擇其所畏。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以扼其勢。而制其姦。安重誨納京師之兵。扼蜀之腹心。以幸其有所憚而不敢動。而不知圉虎豹于一閑。跳踉奮囓。乃所以趣其鬬。擬刃于人胸。手足不疾應者。未之有矣。鴻漸之策。是圉虎豹于一閑。而重誨之策。則擬刃于其胸也。故二策之在今日。皆有所不可行。何者。將以銷變而反以生變。非朝廷之利也。臣愚以謂鎮靜而不驚。寬緩而不迫。久遠而有利者。莫若厚恤二川之民。于常賦之外。時有所蠲除。其征需。于常儲之外。時有所寬簡。其力役。間遣使者發德音。下明詔。丁寧委曲。爲之訓辭。而深卹其疾苦。蓋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過于江、淮、閩、浙、湖、廣之民。而後有以大慰巴、蜀之心。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

之心則緩急之際斯有不忍負朝廷之意夫如是則將帥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則可以爲患而不可爲大患今兩川之民外資邊屯內供朝廷以臣度之蓋必有重困者縱而不收恐爲專制者資耳

論鎮盜疏

一曰收其所長夫所謂收其所長者何也臣嘗論之江西之贛其俗尙鬬而喜殺浙西之嚴其俗好大而敢爲蓋其山川水土峻急暴厲故其風聲氣俗頑獷悍戾而不可告語平居無事聚博族飲叫號鬬詈以輕犯鞭扑甚至于發冢露刃揭關而掠財物以輕犯刀鋸又甚者至于捍城保壘蕩覆都邑竊立名字以輕犯兵革蓋臣嘗聞之犯鞭扑者無日而無犯刀鋸者無歲而無犯兵革者雖不常有而遠者數年近者間歲時猖狂竊發乎其間此二郡者蓋今日盜賊之淵藪也臣嘗以爲贛之盜不可使出而嚴之盜不可使守贛之巨鎭小二百里而南安小壘介乎其間未足以分贛之勢也故贛之盜坐而守贛則必爲禽縱而越嶺則二廣可以鼓行而無憂矣二廣之城池器械士卒錢穀以臣度之恐不可以支倉卒之急一旦有數千百人掉臂而疾呼不知其誰爲抗也故曰贛之盜不可使出嚴地險阨而峭狹崇岡之路不可並臂肩口之溪不可橫舟一夫守其衝可以當百夫之力故曰嚴之盜不可使守往者齊寇之擾贛所以易禽者在于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于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猝制也臣嘗熟講歷

代制禦盜賊之術雖紛紛多端而其要不出于刑以爲之懲賞以爲之誘而二郡之民蓋刑之有所不能懲而賞之有所不能誘也故兩策皆不可施于二郡之間臣嘗聞之二郡人曰二郡之民不畏天子之官吏而畏鄉里之豪強是以不伏官吏之約束而伏豪強之號令蓋豪強之所以爲重者有三智過人勇過人穀粟之蓄過人有是三者榮鰥之民不得不低首下心折節而歸豪強之門爲今之計者莫若諭郡縣之官吏重爲之禮貌以致其敬輕爲之科率以結其愛內有盜賊則假之以權以要其成苟有功效則縻之以爵以收其榮鰥之民何者郡縣之官吏不能制其命而豪強能服其命此其爲畏侮固不同矣故臣以爲漢武帝不當殺郭解解之陰賊感慨姦人之雄也恃氣以犯法藉義以報仇其情固可疾而其人亦甚不可廢臣嘗讀西漢游俠傳而觀郭解之始末以爲容一夫之姦而可以制千夫之姦雖有害亦不爲無利蓋天下之事利害兼行而不可偏去所貴夫善計惟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故兩者兼權利可以掩害而害不可勝利此非深窮乎利害之端者有不能知雖知亦不能行嗟夫愚臣之策將爲文吏之所誚矣

二曰制其所主夫所謂制其所主者何也臣嘗論之曰盜賊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飢民二曰愚民三曰姦民飢民求生愚民求福姦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終則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飢民不可返者愚民姦民也何者飢民之爲盜非有所大欲也無可生之計是以爲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嘗不好生惡死也至于情之所迫而勢之所切以爲生者必死而爲盜者猶冀乎可生可死之

閭。當是之時。苟非忠信廉恥之人。其誰能安坐而待必死也。故歲凶則不得不爲無恥之謀。攻掠攘奪。以濟一旦之命。歲豐則逡巡銷縮。返而顧其有可生之路。幡然動其欲生之心。其勢不得不返田畝。故飢民可閔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有所甚憂。亦有所甚不必畏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無厭。求之于佛者。而以爲未足。又轉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爲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則是食菜事魔者。蓋生于愚民求福之無厭也。姦民之求利也無已。然惰而不肯爲農。拙而不能爲技藝。以爲務農而業技藝。所獲無幾。而其勞有不可償者。故相率而猖狂于三尺之外。以僥倖於十倍之利。得利而死。姦民之所不恤。則是盜販茶鹽者。蓋生于姦民求利之無已也。求福之無厭。求利之無已。是心易入而難出。易聚而難散。可以術解。而不可以刑迫。且朝廷所以禁止食菜事魔者。可謂甚嚴。而此弊未嘗除。所以限制盜販茶鹽者。可謂甚密。而此弊未嘗絕。爲官吏者。熟視而不敢訶。曲蔽而不敢去。無事而去官。則後人當其患而任其責。豈暇爲拔本塞源之術也。然臣以爲小人可離而不可合。小人合而爲朋。未有帖然者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謂食菜事魔者。彌鄉亘里。誦經焚香。夜則閑然爾來。旦則寂然而亡。其號令之所從出。而語言之所從授。則有宗師。宗師之中。有小有大。而又有甚小者。其徒大者或數千人。其小者或千人。其甚小者亦數百人。其術則有雙修二會白佛金剛禪。而其書則又有佛吐心師佛說涕淚小大明王出世開元經。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曲。其所以爲教戒傳習之言。亦不過使人避害而趨利。背禍而向福。里民眩惑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以爲誠可以有利而無害。有福而無禍。故其宗師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

之奉其宗師凜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違也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可也由是言之莫若擒宗師則其徒不解而自散盜販私鹽臣之所甚詳也臣往在江西見其所盜販茶者多輒千餘少亦百數負者一夫而衛者兩夫橫刀揭斧叫呼踴躍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其在江西則江州與國軍屢被其害其在江北則舒蘄之國不堪其擾積累浸漬而不已臣恐其患不止此數郡也臣嘗推其原以爲非獨此曹之過也北界利其茶則以貨誘之于外園戶利其貨則以茶誘之于內北界雖未可以制而園戶我之所及制也園戶有茶而不敢售則姦民欲茶而無所得臣不知其自能採而煮治之耶由是言之莫若禁園戶則其黨不治而自銷然欲擒宗師要使勿驚欲禁園戶要使勿怨何者無故而擒其首則其黨疑其黨疑則懼而有所煽而爲亂者臣願陛下密詢州縣之臣籍記其宗師之姓名鄉里多方誘之使自陷于刑辟而後鋤治而誅絕夫如是則可使不驚園戶所資以爲生私茶之商也驟塞其資之之門則必有不平之心臣願陛下增降長短之引使其茶有所宣洩而不至于底滯夫如是則可使勿怨陛下試熟思之足以見愚臣計利算害如此其深也

論州郡財賦殿最賞罰劄子

臣竊謂方今天下之財患在于散而不能收隱而不能出能收其散出其隱據度內之財自可了目前之事臣愚不知生財大計獨以爲禁姦懲慢謹藏嗇出猶爲庶幾且一州之中姦欺通慢漁取有司之利蟻漏公上之財者不知其幾精神思慮一有不到則財賦隨去臣嘗竊喻如手中搏沙放手即散原中覩騁

轉眼卽失此物一去則百事盡廢今陛下郡國布在宇內臣竊料其間上下熬煎支吾不前者居其大半此其財賦亦未嘗無或逋滯不集或滲漏不見逋滯不集者促迫之不得其法則逋滯無可集之期滲漏不見者搜索之不得其處則滲漏無可塞之理因仍而不救則至大壞凡今陛下郡國其已壞者不知其幾其將壞者又不知其幾恐遲數年不復有可爲之地其于陛下國事所係非輕臣所管州最爲鄙陋窮薄之處又適當倒廢敗壞之期陛下溥博高明固所具知而臣二年之間補發舊欠十萬有餘綱運上供州郡支遣五十萬有奇而終任見在又二萬有奇以此知世不可謂無財而散慢不收隱匿不出者以歲計之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又不知其幾何方其散且隱也則此物或落於姦欺之手或委爲廢棄之物及其收且出也則一物成一用一用濟一事以歲計之其所濟不知其幾何以天下計之其所濟又不知其幾何臣蠢愚寡陋安知爲政徒悉臣之心竊臣之力收拾一郡之財蠲辦二十年之事而況郡國之大有什百于此人才之能有千萬于臣者乎近時一二儒臣所至之處輒稱沛然則陛下宇內之財果不可謂無也有人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財賦人廢而政事弛政事弛而財賦始不可見矣陛下凡臨事遣守臣莫逃聖鑒然非賞罰殿最則無以爲勸沮臣願陛下明詔監司凡本路守臣如綱運上供無拖欠州郡官吏軍兵支請無積壓或拖欠積壓者每歲各擇其尤一二人以聞陛下躬出剛斷顯行黜陟能者有以自喜而愈不惜力不能者自知其不可爲必求引避又將有自爲量力不敢試郡以謀苟祿者不待沙汰而庸者去不勞選舉而材者出自此州郡可以各自支持陛下可以少省思慮雖未能大治可漸

襲小康。伏惟陛下裁擇。

論吏民劄子

臣嘗論古之爲吏者。無所忌于民。而爲民者。無所忌于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氣協。情通則無乖阻。氣協則無鬬爭。古者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及于民之門。而鞭扑笞箠。亦未嘗切于民之肌膚。間則出之阡陌。勞來相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其色怡和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嘗有慕戀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其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無虞于風雨鳥鼠之害。蓋嘗讀詩而至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親。豈弟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然猶以爲未也。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蓋其不敢自愛其身。而愛其吏也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謹朴勤厚。以安其生。雖有狠戾無親之人。咸悅慕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鞅設法以鬬吏民。而其情遂離散而不可復合。而平居吏之視民。惴惴然如覩其仇讎。故吏得間則肆其忿以毒民。而民得間則泄其憤以毒吏。蓋嘗思之。至于秦皇二世之際。羣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虐慘酷。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

則紛然剸刃于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不得不然者。故臣謂吏民不可使之相忌。忌則爭。爭則必至於交讎而不可止。而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平其爭之之心。而反授以爭之之具。以趣其鬬。其初欲制姦吏。而不知其弊。或至于長姦吏。姦吏未必可制。而良吏先受病矣。今夫民之訟長吏者。使其誠無辜而濫罪。則不得不自伸其冤。誠過制而橫斂。則不得不自訴其抑。然其間或啗童僕以伺其陰。或結肯吏以制其失。或陽與之往來而餽遺。他日則持之以爲不法。雖狡猾者。未有不墮其計也。此其端生于豪強兼幷之家。恃勢以暴民。挾私以屈法。多不便于能吏。是故必欲擿發搜求而使之去。且今之爲郡縣之吏者。蓋亦甚難矣。監司不卹郡縣。故嘗有不時之需。稍緩則符檄紛紛。逼切則急于星火。權要不卹郡縣。故嘗有難應之求。稍不如所欲。則怒罵陵拂。以至于浸淫搖撼以快其志。而又加之兼幷豪強之民。持其短長。以逞其詐。以肆其橫。殆非所以保護能吏也。嗟夫。郡縣之間。烏能事事盡善。而人人無失哉。臣愚以爲非有大姦大慝。一號令之不審。一措置之失當。不甚害民而蠹國者。則包涵掩覆。有以略其過責其效。而盡其才。使豪民不至于縱其姦。而能吏不至于沮其志。如是而吏民之爭。庶乎其可息也。

雪山集卷四

表

謝賜御書經解表

漢儒集記。表裏六經。義晝爲章。範模多士。降自雲霄之表。光生儒苑之閒。凡委質之諸生。舉銘恩于方寸。中謝竊以炎圖二百餘載。名家獨擅于戴生。記禮四十八篇。得趣惟深于經解。緝雖嬴秦之後。源流蓋孔聖之遺纂精義于千言。闡大猷于六籍。其爲人也。喜入國而可知。不在茲乎。幸斯文之未喪。遇大聖而知其解。等百世而莫之違。爛奎壁于寶跗。震龍鸞于樂石。豈結露霏煙之比。將赤文綠字之俾。是何螢雪之儒。方簪衣冠之版。至爲疏賤。亦預光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溥有容。恩深無極。育士類以阿陵之大器。人才于棫樸之微。憐臣等辛苦之累年。既見君而心則喜。念臣等遭逢于一日。盡棄舊而新是圖。爰頒雲漢之章。用改草茅之觀。在泥塗久矣。甘爲蹈蹬之流。見聖王師之。更被昭回之飾。臣等敢不肅容斂衽。維義誦言。立則見參于前。洋乎如在其上。天高明而地博厚。孰報鴻慈。詩溫厚而書疏通。誓遵往訓。

代張江州謝到任表〔案〕張江州名孝祥。此表當是高宗紹興三十年所作。

賦政外臺。弗稱將明之旨。承流支郡。遽膺師帥之權。仰大君觀過之仁。開小臣自新之路。拜命踧踖。感恩

涕洟。中謝伏念臣學無本根。材有劑量。精神困頓于百憂之後。齒髮彫零于多病之餘。生也有涯。寖迫駸駸之老景。身其餘幾。但存耿耿之壯懷。雖一行之尚堪。恐萬分之無補。腰佩魚符之寵。心慚鼠技之窮。方九重念彫瘵之民。有如赤子。罄四海盡循良之吏。安用菲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紘埏。海涵動植。憐臣賦命之淺薄。數蹈于網羅。察臣起家之艱難。粗諳于稼穡。爰假列城之守。俾行平日之知。臣敢不謹守教條。明宣德意。必先四者。願推施仁發政之心。比及三年。儻獲有勇知方之效。

天申節賀表〔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元年所作。

歲運臨丁。月元建午。咸得離宮之正。永爲炎德之祥。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陶鑄帝皇。權輿宇宙。解乾綱而授聖。襲氣母以存眞。雖令萬歲之三呼。適動九霄之一笑。臣置身西服。稽首南山。阻陪百執之聯。同上億斯之壽。崆峒大道。非下土之可聞。姑射餘休。尚含生之受賜。

會慶節賀表

時夏陳常。載育后稷。大商燮伐。篤生武王。惟上天祐海內之民。故元聖游人間之世。恭惟皇帝陛下、叶膺符籙。宗主生靈。自聰明睿智之有臨。覺氣燄威靈之頓著。方千里者。九行提全覆之封。呼萬歲者。三茂對無疆之祉。臣馳心北極。稽首南山。十聖相望。遠紹長春之盛。兩宮難老。永延德壽之期。

代張魏公謝表〔案〕此表當是孝宗隆興二年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時所作。

授任無方。功垂成而忽敗。至仁不殺。罪當死以更生。旣苟逭于大刑。仍弗移于故任。彊顏拜命。流涕銜恩。中謝伏念臣遭時艱虞。受國光寵。自惜四朝之舊物。嘗居百辟之上游。意廣才疏。乃自天而夙賦。主憂臣辱。實無地以能容。自叨授鉞之權。每切繫纓之志。痛國威之不振。致邊警之多虞。誓以三軍。決于兩陣。轉石之勢。方疾投于千仞之顚。破竹之威。旋見格于數節之後。當知難而遂退。乃貪進以不休。衆散而歸。民逃其上。莫解陸沈之憤。益深旰食之憂。嚮郊次以哭師。至下行秦伯之事。載廚車而徇市。將奚逃漢法之誅。敢期肉骨之恩。尙詭焚舟之舉。雖回谿失律。他日冀黽池之功。然城濮喪軍。何顏見申息之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順帝之則。與神爲謀。憐臣耿耿之孤忠。惟知徇國。諒臣區區之小信。尙足使人。遏橫議于風波。脫危軀于鼎鑊。盡蠲宿負。俾勵後圖。臣敢不蒐攬智能。申明紀律。焚龍庭而犁沙漠。終必望燕然之銘。馘王雙而遁郭淮。行且報街亭之辱。

代慰安恭皇后祔廟表〔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六月所作。

升祔于天。莫瞻柔範。安靈于廟。永閟徽音。共銜厚載之恩。益結無窮之痛。恭惟皇帝陛下、道隆正始。德茂齊家。忽彫婺宿之輝。遽失坤輿之助。雖瑤池之燕。方適難回。王母之游。然關睢之應已成。無損周南之化。

願寬哀抱俯慰羣情

代虞丞相冬雷待罪表〔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三年十一月所作

閉藏之月雷乃發聲輔佐之司義難逃責伏念臣推移至此經濟蔑然在二三臣之間才最居于下乘越數千里之外位猶玷于元樞難使處中之臣獨當弗若之咎伏望皇帝陛下上承天意下酌民言責其無補于朝廷正以有常之刑典蓋坎離易位是豈爲標末之災雖天地至仁不敢望函容之造

代虞樞密謝賜臘藥表

煥發寶奩龍頒芳劑感便蕃之恩渥覺疲荼之身輕伏念臣粤自違離增多衰病蒙被慈皇之鄭重記存窮塞之荒寒內分龍藏之珍外傅螭文之寶爛榮光之璀璨盡私室以驚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幬穹窿露濡汪濊俯憐老至雖曲意于扶衰自恨力微終懷慚于報效

代賀皇帝加上太上尊號表〔案〕此表當是孝宗乾道六年十一月所作

降鸞輅于瑤庭啓龍泥于玉策慈顏端受嘉氣橫流伏以上帝之統昊天膺御歷含眞之號皇祇之鎭后土受承天效法之名光堯道契于粹精明慈德參于博厚豈容稱謂弗配乾坤恭惟皇帝陛下親受聖傳密符帝則雖慷域中之大益敦膝下之嚴涓選休明鋪張閎偉大安虛稱者八載曾莫貢于單辭興慶露

請者再章。終不逾于四字。緬稽缺典。稍曠榮觀。而況貞觀弗逮于壽安。至德亦違于元獻。未聞雙册。疊奉兩宮。創行交舉之儀。集在重熙之旦。臣受二儀之生育。託兩曜之光輝。自阻宣承。莫預嵩呼之列。惟知明察。永增川至之休。

代賀太上皇后加尊號表

金繩貫册。覆以慶雲。玉殿騰章。麗乎華日。壽先福五。慈冠寶三。疊顯號以再昇。沸歡聲而四溢。伏以元天標美。祥符崇聖祖母之尊。效法增徽。政和闡皇地祇之盛。仰瞻霄極。妙契靈眞。儻非殫賁飾之文。曷可稱坤元之至。恭惟太上皇后殿下。化光育物。德厚承天。震一索而得長男。付之大寶。晉二爻而福王母。燕我鴻羞。御瑤池九色之龍。秉玉女六丁之籙。陪眞人于雲表。玩浩劫于塵中。關雎詠周南之風。甫不指其名。思齊顯太任之性。而弗彰其號。極全功于今覩。掩曠典于前聞。臣雖觀善者之機。莫測淵分之似。惟深鼓舞。盡謝形容。仰至德乎上皇。對揚休于吉日。頌徽音乎慈母。同衍壽于靈芝。

論

漢高帝論

漢高帝不事威儀。溺冠踞洗。怒罵叱咤。不見優柔和易之意。則似簡率。立談之間。剗印銷印。逶迤反覆。有若兒戲。則似坦夷。天下之人。見其外而不察其中。則以爲大度之君。皆莫若高帝。而不知高帝之度。實有所不足。惟其巧于彌縫覆蓋。故天下之人。以爲簡率。而不以爲深。以爲坦夷。而不以爲險。然難以欺智者

矣夫天下之英雄挾過人之智而負過人之勇惟大度之主爲能與終始何者天下之英雄可以誠服之不可以疑待之待之以疑非彼負我則我負彼與其交至于相負也孰若兩無負之爲愈嗟夫君臣而至于交相負者未有不自疑生者也漢景帝疑吳王濞而吳王濞反齊顯祖疑侯景而侯景反唐慶帝疑石敬瑭而石敬瑭反彼其一旦而乖君臣之分相與爭死生成敗于干戈鋒鏑之間雖甚暴戾凶囂之人豈其心樂爲也夫惟有所不得不爲而後至于爲故嘗謂韓信非負漢者也謂韓信非負漢則當日挈手繞庭之計胡爲而發哉要之其初非負漢者也方其去楚而歸漢解衣推食之恩韓信未嘗一日忘也安知其終至此哉嗟乎使韓信至于負漢則高帝疑之之過也高帝疑信之端蓋兆于益兵之時韓信願益兵三萬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高帝會于滎陽此固高帝之所惕然而驚也雖不拒其益兵之請而其遣張耳以佐之佐之者所以閑之也其後爲之屬使于滎陽奪兵于廣武當是之時幸韓信未覺而已使韓信而覺則高帝何以處之韓信之覺則覺于雲夢之時也高帝平日惴惴戰戰未嘗忘韓信也然猶未露其所以疑之之形至是而有不可掩者矣韓信之必反童兒舉知之而高帝之東征也留稚妻弱子于新造未集之國與一必反之韓信共守之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爲高帝寒心也嗚呼高帝掃強秦斃項羽蓋無遺策而其馭韓信也數陷天下之危機而高帝不悟也夫高帝之爲人外示大度而中實多忌豐沛故舊誰與蕭何之至昵哉方蕭何之居關中而高帝未離京索也勞苦之音不絕于道所以察蕭何之向背也以爲虛言可以欺之而鮑生覺之其征陳豨也增爵益封而又置衛焉衛之者防之

也。以爲虛文可以欺之。而召平覺之。推疑于人。顧豈有弗覺者。特遲速之間爾。噫。蕭何忠信謹樸之士也。夫是以能不負于高帝。不然。其將爲韓信之流乎。

漢文帝論

天下之患。莫大于當然而不然。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則能者隳。不當然而然。則不能者喜。夫是二者。雖聖人不能以爲天下。且聖人之于天下也。則亦近于人情而已矣。夫當然則處之以當然。而不然則處之以不然也。此情所不可易者也。而聖人烏能易之。且非獨聖人爲然也。昔者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彼威王以爲吾之設官。所以治吾事也。使人皆事事又何求。惟其有不事事者。得以容身養私于其間。是以吾事時有不舉。一事廢積。而推之吾國。幾何而不亂且亡也。然而善治天下國家者。不能使人皆事事。而能使事事者有所勸。不能使人皆不事事。而能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夫欲使事事者有所勸。則莫若當然而處之以當然。欲使不事事者有所懲。則莫若不然而處之以不然。是二者苟別白而分明。而天下國家之不治者。未之有也。嗟乎。孰謂漢文帝之識。而不若齊威王也。文帝嘗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以問左丞相陳平曰。各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是二者。其爲不知一也。勃訥于辯。平捷于言。其

爲不知一也舉天下之事而付之宰相而宰相舉不事事如此文帝拱手而聽焉且又以陳平爲能也其何以率天下之怠者耶禽獸之纖悉上林令之當知也上林令不知而虎圈嗇夫知之二人能否見矣嗇夫無所賞而令無所責則是知與不知固爲一律而已此二事者皆可以馴致天下之亂而文帝特幸免耳漢之大亂四夷猖獗而諸侯驕恣其釁皆成于文帝之時而世以爲文帝善用長者不知石奮衛綰之流果何補于漢蓋嘗讀西漢百官年表以爲文帝公卿大夫類多齷齪庸樸之徒而其通明精悍之士則皆暴露于宣帝之際宣帝之所以鼓舞天下者何也賞有所不可辭而罰有所不可避名有所不可假而實有所不可隱儒者之論則以宣帝爲雜于霸文帝爲純于王而不知賞罰名實此四者王道之大權也

梁末帝論

論曰梁晉之交讎久矣方朱全忠之盛也雖李克用之雄勇善戰蓋嘗屢屢而不振克用之末年全忠乘百鬬百勝之威略汾潞忻慈隰不旋踵而至太原晉于是時蓋駸駸有亡徵矣克用既死而莊宗與收殫殘之餘而震厲提挈之創弱之氣化爲精強梁于是時其勢反又稍稍下晉而其後卒以喪亡蓋其成敗強弱相反如此世之說者曰以克用而遇全忠之強故克用不支以莊宗而乘末帝之弱故莊宗得志由此之故也亦嘗詳觀其勢而至于成敗強弱相反之變則以爲梁晉之所以爲成敗強弱者不在梁晉而在河北自梁而言則汴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自晉而言則太原爲腹心而河北爲手足是二國者立國之同不同而手足均係于河北則其利害豈不甚重矣哉全忠挾天子而暴諸侯舉天下之諸鎮蓋無有

不被殃者而獨區區自結于魏。全忠豈畏一羅紹威哉。畏克用也。彼全忠之謀。度天下之可以害己者。莫如晉。度天下之可以限晉者。莫如魏。晉之攻我也。必不越魏而渡河。我之攻晉也。所隔者、魏也。魏不我顧。而土門、飛狐可以平步而入矣。故曰全忠之所以厚魏者。爲晉也。末帝患魏博之驕析而分之。以殺其強。而梁人遂以失魏。當是之時。梁之限晉者。一水之隔耳。于是乎梁之失計未有若此其謬者也。魏博天下之精兵處也。不得重臣。無以制魏博。不能制魏博。無以禦晉。此其勢雖童兒知之。方克用之相抗。其初未有以相制也。既得魏則梁遂以張。晉遂以微。獨幸晉之君臣上下一心。戮力相守。然而不亡者。幸也。莊宗徘徊境上。竭力而不能有梁尺寸之地。既得魏而拓地遂至于洛陽。楊、劉、德勝之軍。與汴相望也。當是之時。汴之國都固已在其股掌中矣。雖欲不亡。得乎。夫汴之爲國。無高山大川扼險控帶之勢。平原廣陸。汗漫千里。所謂四通五達之地。有河北則汴重。無河北則汴輕。是故梁之興也。得魏而興。其亡也。裂魏而亡。晉之弱也。魏在梁而其強也。魏在晉。嗟夫。此所以爲梁、晉之成敗也。

周世宗論

石晉元年。高祖始割全燕以賂契丹。而十八州之民。遂爲其所有。全燕號爲天下之形勢。而民物富庶。土田衍沃。水草豐美。皆足以爲天下之冠。契丹資之。益以盛強。開運之末。契丹擁全燕之勢。而窺中原。震蕩飄忽。如風雨之至。而中原坐以覆沒。漢高祖、周太祖、雖創業之君。而彷徨倥傯。自衞之不暇。而何敢覬覦于其間。世宗不血刃而取三關。此豈可以不喜。而中遂班師。毀已成之功。而十四州之地。垂得而復失。此

又豈可以不惜也。蓋嘗深維其故。則以爲世宗用志深而爲謀審。未嘗不歎息世宗之善用兵。知所以勝。知所以敗。何者。用兵之患莫大于腹背之受敵。昔者夫差謀中原。而越入吳。劉備抗袁術。而呂布入下邳。腹背受敵。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惟曹操不顧袁紹之襲許。而征劉備。劉裕不顧盧循之犯建業。而伐關中。雖僅保不敗。而國勢岌岌。幾至于不可復返。今夫契丹之于太原。與國也。而太原之于周。仇讎也。蓋自太祖襲劉氏之孤。而奪其國以殘其宗。此固太原切骨銘心而不忘者也。高平之戰。雖足以挫太原之鋒。而忻口之敗。反所以張契丹之勢。當是之時。契丹之形益强。而太原之怨益深。有益強之形。而抱之于前。有益深之怨。而邀之于後。世宗安得安枕而臥也。以史考之。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則相距十日也。癸卯取瓦橋關。則相距三日也。五月乙巳取瀛州。則又相距三日也。不兩旬而克三關。馳騁暴露于盛夏苦熱之地。周之師亦少懾矣。而契丹養其鋒以待之于前。太原蓄其銳以伺之于後。如是而能不敗者。太公穰苴之所難也。嗟夫。天下之事。固自有先後緩急之序。爲世宗之策。莫若先有事于太原。遣一將提五萬師。當忻口之衝。而斷契丹之援。諸將數萬人略汾潞、慈隰。而憑河東之勢。而後徐以重兵擣太原。既得太原。而幽薊之地。可以次第而經略矣。豈以世宗而不察此也。以萬乘之重。而頓于二國之間。契丹不拒太原不救。以待我之敝而乘之。使世宗狃勝而不知返。嗚呼。可憂也哉。

雪山集卷五

序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虞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汶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褒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譔、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皐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案）宋史乾道三年十一月葉顒、魏杞罷。四年六月蔣芾以母喪去。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其位弗實。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曆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乂安。自漢達于淮海、迤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敵蹙江漢者、卽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汶陽王質謹序。

西征叢紀序（案）此序當是孝宗乾道六年所作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己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宣撫虞公辟而西．制置晁公檄而東．事既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廢．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于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晁公檄而西．晁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矣．州無鉅于成都．漢次之．無秀于眉．閬次之．縣無美于新繁．鎮無集于籱叢．關無險于劍門．饒風次之．市無翕于沙頭．九支次之．樓無敞于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雞鳴、女媧次之．灘無難于漢初之峭門．石門、新灘次之．江無雄于大江．湖無廣于洞庭．峽無偉于瞿唐．石無尊于灩澦．棧無危于朝天之龍洞．峯無妙于巫峽之神女．磯無猛于荊之高伏．溪無悍于塔陽之石口．廟無宏于江瀆．寺無袤于大慈．見異無特于鳳凰山之龍．訪古無邈于成都之石室．畫無老于漢殿之人物．碑無豐于學宮之石經．遨遊無夥于浣花．貿易無繁于藥市．樹無大于下巖之槐．花無茂于漢陰之山茶．獸無奇于郢之烏鹿．鳥

無珍羞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其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是紀也。事繫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繫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超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

于湖集序（案）此序當是孝宗淳熙元年所作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聞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攷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裒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荆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册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于荆

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攷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兎置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敍事而有大禹皐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温純明潤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于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

此某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賫其未盡之志以沒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爲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爲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爲尤多實淺而聲盈于是以功名爲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爲之宰才之薪爲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爲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爲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爲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爲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爲寬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爲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則奚以知之曰途弗窮則弗回勢弗極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火固自若也增之益昌殖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爲蕭然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召此變無此變弗能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爲君子無此變王子爲小人非吾之資小人也此火導而入之也熏蒸燔灼之心既息而温純明淨之心乃生向者

火所覆蔽而弗興也人以爲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鐫也而吾以爲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鐫也有時而復也機械所幹鋒鏑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攻其他以吾身觀之形輕神怡志慮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睦門閭雍何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爲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困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濱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若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咨爾善祥烏赤鵠朱馬圖器車麗玉葉芝有粲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閭不麗其軀來如飄風去如擲虛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秉禮以趨以手拊心不震以瞿以形視身不愧以超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遯藏秕稂羨餘家無噫聲里無謗譽眞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子如不信視此古書

雲韶堂楚辭後序

陸氏埤雅比物性倍蓰增明（案）陸佃先著物性門類後著埤雅見其子宰埤雅序中此省文但稱物性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言

之造根于物性紀實于埤雅上迪君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態以陶己靈而己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於己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戶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觝佛甚力遇其徒輒憎之于是引卻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寤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谿蒙籠繚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咨之則已無及顧遺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錄數種則淨智居士黃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平生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揑胸之間而書之剟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繹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擾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迥超羣有之機蓋人間諸境法中萬趣至此皆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嘗于斬絕之所盡力爲之而情識

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爲者。則又泊然莫知所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塗窮勢竭。則亦無能爲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荊棘則踐荊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翛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虛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榮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絕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車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斃而車止。則栢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殞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弗可徹。情枯味竭。則益當勿捨。而與柏樹子乾屎橛之屬。深相往來。久而寖熟。則此心無與爲朋遁矣。遁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可不傳。以激天下之爲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德洪來請序于余。略攄所懷語之。吁。其贅矣。

題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彊、王賁、共朕、蕩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彊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彊云云。在庭擁鼻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唉。吾墓檟可巢烏。聽流傳也。

跋蘇給事放白鵝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穎昌程君元鼎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巡檢鼎之桃源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鼎爲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蘇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蘇氏有連公資嚴壑喜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鷗獻之讒致者不謹傷焉公絕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卽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顛周視聲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鷗從他來相與並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沒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鷗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旣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囊別貯之且幕視惟謹公今博大光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壽諸石君其爲我書之余曰說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掇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鷗驗蘇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贊之子休矣自白鷗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爲徽猷閣待制鎭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眞能擴充者也名紹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水者得以知焉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爲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執爭是非紹興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爲不可會之獨保無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驗臥虎三郵舉國灑淅莫敢有撩頭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罄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養成其威烏可以勝言哉惟公以羣行鈞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內暫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爲然而會之所疏而卻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蓋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尚庶幾見答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已者于理其人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寃不雪尚爲天王乎神爲之口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顧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茲賢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顏子之問稍異于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

也卽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腳。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曲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省。目力口力手力皆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眞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篤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晚爲之。亦寡作。不自以爲奇。故木石流傳。皆鮮配于竹。與可作枝理。以疾請郡。欲襄、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旣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胸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今僅能飮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資、簡生事。窅薄。俛首碌碌。爲縑緑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撤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爲眞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六

記

遊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三日欲夕步自闉闍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升上數百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玦隆者如髻圜者如璧長林遠樹出沒煙霏衆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于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脈支離轇轕經緯參錯迤者爲溪漫者爲匯斷其爲沼涸者爲圩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蔓交羅蒙絡小舟葉葉縱橫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夷猶容與若無所爲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重嶺複喬木蒼蒼月一眉掛脩巖巔遲速若與客俱盡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曲折及姚君貴聰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翳密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綠偃搖蕩葳蕤香氣勃鬱衝懷冒袖掩苒不脫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罌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收拾隸而從者曰學童能嘲

嘶爲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翛然使人悵而驚也。曰沈慶能爲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露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兩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姚貴聰、沈虞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紈綺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羈旅異鄉。家在天西南。偶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遇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皆應曰。嘻。子爲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于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聲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橫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微者猶如鬬雞。如獵犬。水盡銳以爭石。極力以拒。相追數里。率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橫裂。有如物擘而開之。向所謂巨石。皆滅沒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曼衍數十丈。如几如鏡。水力稍寬。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掣水力而赴之。盡墜于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注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鬬也。猶宛轉排蹙。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崢嶸岌嶪者沮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驚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震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濺沫。如急雨。如飛雹。其窮而下者。如潑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鑄。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敷爲淺灘。滀爲細流。獨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于潭際者。卽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爲廁。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

故以是爲雌龍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人有負劍濟衣者。劍忽躍去。趣之併沒於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爲龍所信然不疑。間雨暘弗若。守土之臣有禱必先焉。無不立應。蓋其來久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來棲賢。訪智通不遇。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驟見于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冒如鉤。或引吭樹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黛。倒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謂南卿曰。是何爲者。予疑其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瑩滑。非蛇所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蛇至則靡矣。尚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嘗出焉。所聞正若此。以子豈有所求歟。何爲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沒。無亦皆關于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眞氣全也。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而天地。夥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開斷。則若兩家者焉。間斷則疏。疏則隱。隱則神矣。而後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豢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豢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畜。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眞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奚能神。道喪而人僞滋。起而後鞭策制馬。楅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憚。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未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爲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靡者。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爲。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偶有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爲吾

蠹蠹而茲龍之爲吾血屬也爾乃以爲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盍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

沈氏勝栖堂記〔案〕此記當是孝宗隆興二年所作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爲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閒民競輦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徙花竹藩飾其處余爲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異時果堂其以勝栖名之二子齊諾卽所指地增築將基爲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爲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歲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脩竹滿徑菱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靖深挾以蔽軒引以脩廊是爲勝栖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昔意于心今形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難于成易毀事難于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勁後弱始銳末殺或墮其中何成之云不輟肯堂惟堂故成無斁治身惟身故立人情進退甚亟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羨下之其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削則寖頹江河貴盈縮則寖涸學問貴益損則寖荒道德貴崇卑則寖微子以爲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于財厚義薄財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卑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

子之能屢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

輿國太守題名記〔案〕此記當亦隆興二年所作

滎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問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于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我最後于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宧又捍難保門有卽墨平原之功至于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概見著之櫃有舛焉獨得王公專以次實之將于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定于王公專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

汪參政生祠堂記〔案〕汪參改名澈此記當是孝宗乾道元年所作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搜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潴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

圯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悟之公且至衆相謀曰彼此毒以來叩郡庭湊使臺謁省闥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膂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于門且延于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幸生茲時還定安集尙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頑顱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景有請于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于是進曰初大河未他徙郡有賦曰黃河卷掃錢緡計一萬七千有奇靳、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掃靳、黃不代輸而淮衣者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一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詹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靳、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靳、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靳、黃調省縑今靳、黃曰若而興國獨抱虛逋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閩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

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蓑衰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堂。于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于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德。畫侔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侍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眞。既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帥用兵五年。溝池櫂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鱗鳥駢。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盡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尤仞。無所庇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汶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案〕此記當是乾道二年所作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于其上。通守王君濱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于公之去。而力不足于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

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爲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乏佳政之吏田野少歡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人益澆御益澆之人掊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讎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于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櫺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弓甲皮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于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猖毒垂發公獵取數輩亟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

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存撫視。近輒自行燔薪熱酒。躬酌以飲民。博飧亘裁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強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譁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于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與國當三百有奇。爲木苫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邏逋之工。舉不在其間。譁訛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舍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于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于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衙屬。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攻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不繩愆。俸以時給。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廬。在廬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窮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于寒暑之外。拾遺腐于糞壤之聚。奪掩匿于盜賊之懷。故財紓于上。而賦不及于下。勞切于身。而擾不至于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蟹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故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于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于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興國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寢毀歷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蹴然動之趨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己之弗庳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侔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大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于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負上之逋以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勸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怒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于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于是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人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

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竟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甓、若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墨、斤計。取具爲物三十二萬三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廬事。常廩爲士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又有差。既役爲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者勞于外。士之彥者持于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也。廢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于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室自殿若堂、達于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于旁、皆挾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興國四營記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綰雲葉公爲政之再朞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

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卽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千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市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儉也役者弗告勞廩之厚也爲坊五于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于其郊無亭毛之自出也于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兩其縑既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鏹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貴其辨于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于屨其采五白而至于緋謂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辨于民也請有鬬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姦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于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縱而菑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

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于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鋼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一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于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毋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于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趫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恝然于彼而覈其不漠然于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敺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